

观照夏花正烂漫

■ 张艳



《山花烂漫时》海报。

类型融合推动叙事变奏

凤凰花悄然绽放，高考即将来临。所谓“十年寒窗磨一剑，今朝出鞘试锋芒”，不知曾鼓舞过多少学子的心。影视作品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不仅是娱乐的载体，更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，它以各种形式和题材反映着当下社会的种种现象，刻画人物的成长过程，折射时代的风貌。近年来，不仅涌现出以备战高考为背景的电视剧《小欢喜》《追光的日子》，还有以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张桂梅校长为人物原型的电视剧《山花烂漫时》，以及《我要当老师》《春风化雨》《大考》等一系列教育题材影视作品。这些作品表现出类型融合的叙事特征，凭借对传统人物形象塑造和情节设置模式的突破，对当下教育的痛点、难点的呈现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，为教育题材影视创作树立了新的标杆，也可谓“观照夏花正烂漫”。



《小欢喜》海报。

这类剧作中具有代表性的叙事线索。《少年派》和《小欢喜》中的中年危机，《带着爸爸去留学》中父母的离婚困扰，《陪你一起长大》中全职妈妈和二孩家庭等，都让观众看到了教育之外的社会现象，甚至有些剧作引发观众热议的情节，是婚姻经营而非教育问题。

近年来的教育题材影视剧，常以家庭教育为中心，折射与教育有着密切联系的社会生活，诸如亲子关系、夫妻关系、代际冲突以及中年危机等等，都被囊括其中。拥有多重社会身份的家长，通常在这类剧作中成为观照社会现实问题的重要媒介，他们关于育儿与自我价值实现，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困惑，正成为

直击焦点引发大众共鸣

教育题材影视剧关于教育观的表达，始终随着国家教育政策和社会教育议题的演进而变迁。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“素质教育”热潮涌动后，“素质教育”和“应试教育”之争就成为了教育类影视剧的关注重点。21世纪以来，独生子女、陪读、升学和择校问题、留学热、教育焦虑成为教育题材剧中的矛盾焦点，因教育观念冲

突而引发的家庭矛盾、代际隔阂，在近年教育题材剧中表现得较为突出。比如《虎妈猫爸》(2015年)、《陪读妈妈》(2018年)、《小别离》(2016年)、《少年派》(2019年)、《小欢喜》(2019年)、《带着爸爸去留学》(2019年)等，在核心议题上更加呼应家长焦虑，不断引领社会话题。

《小欢喜》以三个高三学子家庭为样本，真实还原中国式家庭教育的众生相。剧中的严母童文洁为儿子的成绩焦虑不已，单亲妈妈宋倩用无微不至的“窒息式”的母爱裹挟着女儿，季胜利夫妇长期缺席孩子的成长，导致亲子关系充满隔阂，他们共同映射出中国家庭在孩子教育路上的迷茫与挣扎。父母的控制欲、子女的成长叛逆、梦想和分数的拉扯，这些中国式教育环境下普遍被忽视的问题，让不论是身为家长还是孩子的观众，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，使得《小欢喜》成为我们反思与探讨家庭教育问题的重要载体。

突破模式展现广阔图景

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乡村的教育实践和教师形象受到了导演的关注。陈凯歌的《孩子王》(1987年)、何群的《凤凰琴》(1994年)、杨亚洲的《美丽的大脚》(2002年)等，都以充满温情的电影语言指向了乡村教育的现状，鼓励大众关注农村教育，启发政府去解决教育资源的平衡问题。这种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教育题材影视剧传统在2024年推出的电视剧《山花烂漫时》中得到了传承和发扬。

作为“时代楷模”称号、“共和国勋章”获得者的张桂梅，她创办华坪女高的事迹家喻户晓，如何在弘扬张桂梅崇高精神力量之外，找到贴近当下观众、更创新化的情感表达成为创作者的核心难点。为此，《山花烂漫时》刻画了张桂梅有血有肉、有哭有笑的女性形象。更难得的是，《山花烂漫时》打破了“园丁——花朵”的叙事模式，不再仅仅表现作为“园丁”的老师对后进生进行呵护与“修剪”，而是用观照现实的群像戏，展现她们的相互成就和女性力量的崛起。就像剧中张桂梅校长的台词：“女孩子是多么美好的生命，她们应该是闪闪发光的，哪怕是深陷在淤泥里，也要一尘不染地漂亮。”



陈凯歌作品《孩子王》。



《陪读妈妈》海报。



《大考》海报。



《少年派》海报。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